

SHANGHAI BUND

宋路霞作品

上海滩名门闺秀

叁

海派的优雅
海派的风华
海派的新女性
上海滩绝版的旧忆珍影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Literature Press

SHANGHAI BUND

宋路霞作品

上海滩名门闺秀

叁



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Shanghai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Literature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上海滩名门闺秀. 叁 / 宋路霞著. —上海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, 2016

(宋路霞作品)

ISBN 978-7-5439-7067-0

I. ① 上… II. ① 宋… III. ① 女性—名人—生平事迹—上海市—现代 IV. ① K828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00753 号

责任编辑: 孙 嘉

封面设计: 有滋有味 (北京)

丛书名: 宋路霞作品

书 名: 上海滩名门闺秀 (叁)

宋路霞 著

出版发行: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市长乐路 746 号

邮政编码: 200040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20×1000 1/16

印 张: 13.5

字 数: 166 000

版 次: 2016 年 10 月第 1 版 201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39-7067-0

定 价: 32.00 元

<http://www.sstlp.com>

第一章



荣宗敬的小女儿 荣卓如

- 父亲对她说：“我都不带钱，我只带手巾” 002
- 在香港陪父亲最后一程 005
- 从荣府嫁到隔壁的哈同花园 008
- “大概我们不需要太多财产” 012
- “我们现在仍在享受父亲的名” 016

第二章



高梦旦的小女儿 高君箴

- 老爷子“私心”逮女婿 022
- 瞿秋白和茅盾“掺和”的婚礼 024
- “嗜蟹如命”的“少奶奶” 028
- 多年的朋友突然变成了女婿 033
- 跑到中央军委“要回”儿子 036
- “凶宅”与“凶讯”的巧合 038
- 把丈夫的藏书全部捐献给国家 040

第三章



任道镛的曾孙女 任芷芳

- 上海滩的任家、李家、盛家、张家 044
- 交关疙瘩的任家四小姐 046
- 花样年华时嫁入盛府 049
- 帮助丈夫在日本东山再起 055
- 广受称赞的“三个创举” 059
- 那种少见的坦然与淡定 062

第四章



严筱舫的孙女
严彩韵

第五章



唐乃安的女儿
唐瑛

- 大宅门里的小才女 066
- 从金陵女大到哥伦比亚大学 068
- 帮助丈夫成为生化史上的巨人 071
- 永不知疲倦的科学家 075
- 要让孩子健康、愉快、方向明确 077
- 把钱用在必要的地方 079
- 唐家有女初长成 不恋深闺恋戏台 085
- 海派戏剧新潮涌 最喜兰心、卡尔登 088
- 小港李家李祖法 知人知面难知音 093
- 哥哥饮弹赴黄泉 宋家、杨家忙周旋 098
- 晚年仍是名媛范儿 时而还去泡戏院 102

第六章



杨虎的儿媳
余墨卿

- 大中华橡胶厂
老板的宝贝千金 106
- 在百乐理发店
遇见了杨定国先生 108
- 突如其来的暴风雨 113
- 大风暴中的小庵堂 116
- 永远的美丽与魅力 120

第七章



“朱氏妇科”的传人
朱南孙

- 爷爷的临终嘱托 124
- 终身难忘的第一次急诊 126
- “朱一帖”的第三代传人 129
- 在“反右”的大风大浪中 132
- 杏园永远挺拔的常青树 138

第八章



陈宝琛的侄女
陈懋恒

- 一门才俊
——兆丰别墅20号 144
- 才子才女
——相遇燕大学潮中 146
- 一生笔耕
——史海砚田唱大风 148
- 相濡以沫
——小家遭遇大风浪 155
- 大限之期
——尚盼苍天鉴吾诚 157

第九章



张元济先生的孙女
张琬

- 张元济家的宝贝疙瘩 162
- 洋学堂的高材生 165
- 在北大接受“再教育” 169
- 一台打字机成了“月下佬” 173
- 惊心动魄的隔离审查 176
- 大乱中辗转豫山湘水之间 179
- 首席翻译官与《中国建筑》 182
- 夕阳无限好 哪怕近黄昏 185

后记（宋路霞）

第十章



张静江的四小姐
张荔英

- 张静江家的十朵金花 188
- 四小姐嫁给她三十岁的陈友仁 191
- 给父亲的“最后通牒” 195
- 毕生心血付丹青 199

上海灘

名門閨秀

第一章

荣宗敬的小女儿荣卓如

- ❖ 父亲对她说：『我都不带钱，我只带手巾』
- ❖ 在香港陪父亲最后一程
- ❖ 从荣府嫁到隔壁的哈同花园
- ❖ 『大概我们不需要太多财产』
- ❖ 『我们现在仍在享受父亲的名』

➤ 父亲对她说：“我都不带钱，我只带手巾”

荣卓如女士是著名实业家荣宗敬先生的小女儿，1921年出生在陕西北路186号——那栋挂着“荣宗敬故居”铜牌的顶级豪宅里。

1921年对荣家来说是个有特殊意义的年头，老太爷的事业正在巅峰期，面粉厂和棉纱厂像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规模，每天都有好消息传来，茂新、福新、申新总公司也宣告成立了。老太爷是总公司的总经理，财大气粗，运筹内外。这期间置办了两处大房子，一处是位于江西路上的三新大厦（江西路58号，即茂新、福新、申新总公司大厦），是自己投资建造的办公大楼；另一处就是陕西北路的大花园洋房，是从德国人手里买下的。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，德国人打包回国了，把房子卖了出来。



荣家上海老宅——荣宗敬故居（陕西北路186号）

荣家买下后在北部加建了一部分，把面积扩充了一倍。

荣宗敬一家刚搬进新房子不久，夫人刘氏就生下一个胖嘟嘟的小毛头，给全家带来更大的欣喜。老太爷看小毛头整天笑咪咪的，要是有人逗她就更笑得起劲，很有福相，就说“这小囡像个小弥陀嘛，就叫她弥陀好了”，于是荣卓如就有了这个小名，荣家上下都唤她“弥陀”、“弥陀小姐”。直到现在，她已经九十二岁了，子侄们仍是叫她“弥陀娘娘”、“弥陀姑姑”……

荣卓如的弟弟荣鸿庆小她两岁，姐弟俩是荣家大房最小的两个孩子，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，因为他们的哥哥姐姐荣鸿元、荣鸿三、荣卓霄等年龄大他们很多，有的读大学，有的已工作，有的已经结婚了，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生活，而整天在父母眼前转的就是他们两个。每天吃饭时，他们坐在父亲左右一边一个，有说有笑，给繁忙中的父亲带来无限欣慰。每到过年过节，母亲会给他们买很多新衣服，每天换一套。那时荣家家大



荣卓如的父亲荣宗敬先生在陕西北路老宅



童年荣卓如与弟弟荣鸿庆



荣宗敬故居边门



荣家老宅中厅大门

业大，蜚声海内，过年会有很多客人来拜年，排场很大，荣卓如总是像小公主一样，花枝招展地迎接客人。但是过完了年，新衣服就要换下，要穿平常的衣服，新衣服要到节假日或是重要的场合才有的穿。到了读书的年龄，家里顾忌安全，不放心他们外出，就请来家庭教师在家里为他们授课，直到上中学了才“放”他们出去。

父母对他们疼爱归疼爱，但是规矩历来很大的。父母亲以身作则，始终勤俭持家。荣家偌大的家业，剩饭剩菜算得了什么，但是他家的规矩是不许倒饭菜的，哪怕剩一小碟，也要第二天热热再吃。荣家的面粉厂初创时期，老太太是亲自踩缝纫机，连夜赶制面粉口袋的。对孩子的要求也不含糊，要他们坐有坐相，站有站相，不许斜靠在沙发上懒懒散散；大人说话小孩不许插嘴；吃饭时大人不动筷子，小孩就不许先动，饭碗里不许留下一粒米饭，喝汤不许“呼噜呼噜”地出声；客人来了要主动问好；平时不给零花钱……甚至在星期天，父亲还要给他们“加课”——带他们到工厂

去巡视。

荣宗敬先生是没有休息日的，每到星期天总要去厂里巡视，现场处理一些问题。尤其是面粉厂，周日总是加班。他希望孩子们跟他一起去，以便熟悉工厂，建立感情，将来好接班。他常对孩子们说：“这些厂子将来都是你们的，你们要好好看看，好好学习。”可是，大些的孩子老太爷已经抓不住了，周日他们有约会，还要看美国电影，外面的诱惑实在太大了，有的一早就从后门“溜”了，老太爷只好抓住两个小的。所以荣卓如小时候公园是不大有机会去的，倒是常常跟父亲去“看厂”。她父亲对她说：“看厂好过看电影，电影上都是假的，厂子是真的，是我们自己的……”她至今还记得工厂里小火车来回奔跑的繁忙情景，以及父亲跟人家谈话时的神情。

暑假里，其父还要带他们去武汉的工厂里巡视。有一次又要去武汉了，她对父亲说：“要去这么远的地方，我钱也没有，您给我点钱吧。”父亲奇怪地说：“你要钱干什么？你看，我都不带钱，我只带手巾。”那时她父亲已有“棉纱大王”和“面粉大王”双重的桂冠了，对子女的要求仍旧不放松。

荣卓如是按照父亲的“模式”长大的，规规矩矩，理智大于感情，重实质而轻表象，目光的穿透力极强，遇事不肯人云亦云。她属虎。一个会看相的人曾对之断言：“依叫作是位女性哦，假设依是个男人的话，就是一只长了两只翅膀的老虎，勿得了啊！”

➤ 在香港陪父亲最后一程

荣卓如读中学时就读中西女中（现在的市三女中），毕业后考入震旦大学商科，她读书很用功，准备毕业后帮父亲做些事情。但是非常遗憾，她大学尚未毕业，1937年



荣家老宅角楼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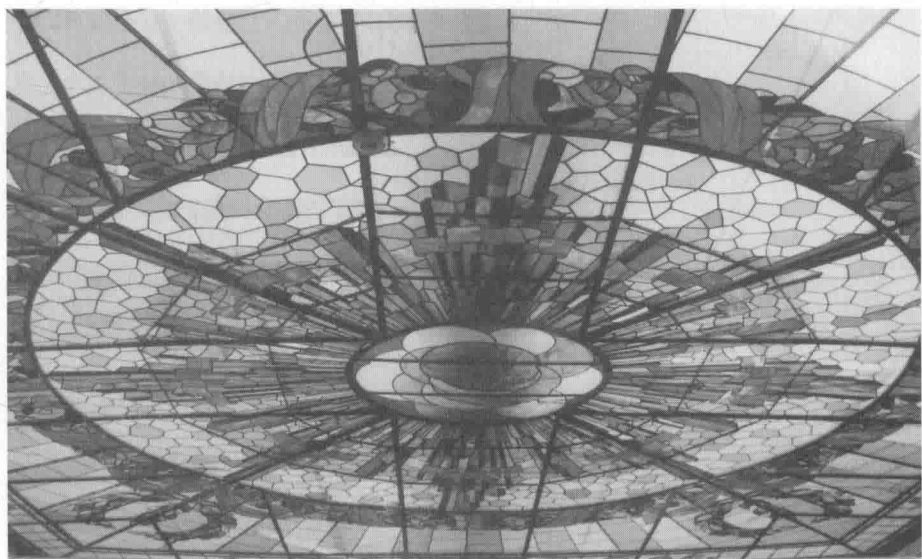


荣家老宅侧影

“八一三”沪战爆发了。

继1932年“一二八”之后，上海这回再次沦为战场。荣家在虹口、闸北一带的工厂企业首当其冲，很多企业再次遭到日机的狂轰乱炸。首先是工厂被炸，除了在租界内的申新二厂和申新九厂，以及福新面粉系统的二、四、七、八厂之外，其余各厂均在战火中惨遭焚毁，损失巨大，尤其是申新一厂和申新八厂，十三万纱锭毁于一旦……荣家上下人心惶恐，荣老先生更是欲哭无泪，精神打击巨大，已经出现了中风的先兆，嘴巴说话已经不利索了。更要命的是日本人还通过汉奸，企图胁迫荣宗敬先生出任伪职，处境非常危险，不得不选择离开上海，“走为上计”。

在朋友的帮助下，荣宗敬先生于1938年1月4日深夜从后门出走，乘上一位英国朋友的轿车，疾驰黄浦江边，登上停靠在那里的一艘加拿大轮船，悄悄驶往香港。可惜在港期间老先生不幸又患肺炎，住进养和医院，身患重病又加上国事、家事纷纷



荣家老宅中舞厅的天花板

扰扰，让他心情焦虑，寝食不安，病情一天天加重。荣卓如陪母亲及家人随后也赶到香港，她把母亲的住处安排好，自己在父亲的病房隔壁包下一间病房，日夜守护着父亲，随时把情况告知焦急万分的母亲。那些日子，老太爷讲话发音已经不很清楚了，别人听不清他讲的什么，只有荣卓如把耳朵贴近父亲才能听清，然后转告大家。

一个月后，医生宣告医治无效，老太爷不幸于2月9日在养和医院逝世，走完了他艰苦创业的辉煌一生。临终，老太爷仍以“实业救国”、“荣家人要团结”告诫子侄后辈，也是通过荣卓如转达的。3月8日，荣家后人将老太爷的灵柩搬上加拿大皇后号邮轮，运回上海，两天后运达陕西北路他的故宅安放，一年后才运回老家无锡的杨湾墓地安葬。在沪一年间，荣卓如每天都要到父亲灵前站一站，拜一拜，她想听一听，父亲还有什么要关照……

➤ 从荣府嫁到隔壁的哈同花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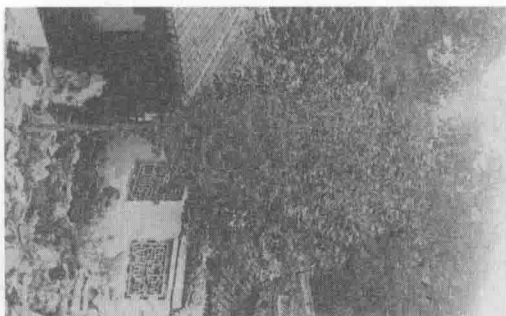
从荣家陕西北路的豪宅往西，不到一条马路就是著名的哈同花园（即爱俪园，现在是上海展览馆）。荣卓如的哥哥与老哈同的长子乔奇哈同是朋友，他们年龄相仿，都喜欢打网球。荣家有网球场，哈同花园里也有网球场，他们常常相互邀请，在一起打球，荣卓如也就有机会跟着去哈同花园里转转。

哈同花园有许多与众不同的地方，其中有个动物园，养着各种有趣的小动物，还有些很大的金鱼缸，里面游动着各色好看的观赏鱼，其中有四条眼睛特别大的金鱼，给荣卓如留下深刻的印象。园内有很多花匠，穿着制服在打理草坪和果树。还有几个过去在北京皇宫里的太监，他们在园中负责养马，说话声音特别尖细，据说是慈禧太后赏给罗迦陵的，因罗迦陵是慈禧太后的干女儿。荣卓如见过他们中的一



荣卓如与丈夫乔奇哈同在香港

个，有些好奇，但也没觉得与常人有很大的不同。最令她感到有些震惊的，是一座巨大的坟墓，那是老哈同、罗迦陵夫妇的合葬墓，全部用白色大理石砌成，台阶一层层铺排上去，非常壮观。那时哈同家族的人认为，老人家的墓葬在自家的花园里，总是万无一失了吧。谁知后来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，尸体也不知去向。也有人说，那些大理石石料都还在，只是后来“参与”了中苏友好大厦（现上海展览馆）的建设，那是后话。



哈同花园1



哈同花园2

老哈同在旧上海大名鼎鼎，工部局上下都买他的账。周围的居民都知道，凡是看到南京路上一路全开绿灯，一路畅通，那肯定是老哈同的车子过来了。凡是看到南京路上很多大楼搭起了彩色牌楼，那肯定是哈同家族有什么庆典了，多半是他本人或是夫人罗迦陵过生日了。

老哈同夫妇没有亲生的孩子，乔奇哈同是老哈同最大的养子，两岁时就抱过来了，最受老哈同的疼爱，每天要他陪着一起吃饭。为了给乔奇哈同找玩伴和伴读，后来又收养了其他养子。老哈同一共收养了十一个外国籍的养子养女，都姓哈同；罗迦陵则收养了十一个中国籍的养子养女，一律姓罗。但是他们之间很不友好，家大业大，矛盾也

多，主要是他们父母去世以后的财产纠纷，官司居然打了长达十六年。

乔奇哈同很喜欢荣家这个小妹妹，觉得她的气质与众不同，高雅而不骄傲，随和而不散漫，一有机会就约她到哈同花园来玩，凡是举行派对，总要约她跳舞。那时荣卓如在震旦大学读书，亭亭玉立，顾盼有仪，前来“周旋”的富家子弟不知有多少，但是她功课很紧，不常回家。而且，与乔奇哈同交朋友，荣家老人也有意见，觉得乔奇哈同小伙子长得是不错，家里也很有实力，但是女儿嫁个外国人总不像回事吧？表示不同意。荣卓如觉得乔奇哈同与众不同，有学识，有教养，谈吐不俗，而且骑马、飊车样样“武艺”高强，但她不愿惹母亲伤心，此事就一直拖着“久议不决”。

1947年，荣卓如已经二十八岁了，母亲眼看女儿的婚事不能再拖下去了，也就同意了，还为女儿准备了一份丰厚的嫁妆。这年4月间，他们在香港港督署登记结婚（因为乔奇哈同是英国籍），一周后回到上海，在南京路新雅饭店举行了婚宴。由于乔奇



荣卓如、乔奇哈同夫妇（右一、二）等与母亲刘蕙秀（右三）、弟弟荣鸿庆等